

北京市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的使用与自我表达

李永健 王雅杰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未成年人越来越多地使用社交媒体进行自我表达，一系列研究也表明非匿名性的在线交互可以刺激自我表达，其在青少年的社会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通过调查发现北京市未成年人使用微信是其最主要的社交平台；其在社交软件上公布最多的个人隐私信息是性别、年龄；其发布最多的两类信息是自己的兴趣爱好、即时的心情感想；其在遇到烦恼时疏解的主要方式是自己心里想，而不是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表明未成年人非常在意自己在社交平台上的个人表现，不希望负面情绪影响自身形象。

关键词：未成年人；社交媒体；自我表达

作者简介：李永健，男，教授，教育技术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媒体学院，北京，100089）

王雅杰，女，硕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媒体学院，北京，100089）

中图分类号：C9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8）06-0035-07

自我表达指通过行为、言语或做选择来表达个人看法和感觉，它是一种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投射到外界行为的过程，即有意识地透漏个人信息的过程，其主要目的在于形成和维持社会关系及人际关系，并在未成年人的社会化进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自我表达增强了自我觉察的能力，可以与他人分享体验，可以从他人那里获得反馈；同时，自我表达降低了人与人之间的神秘感，可以建立亲密的关系、维护自身的心理健康状况、达成合作等，因此它是人际交往当中一种重要的行为表现，是衡量亲密关系的重要指标，且对个体的健康成长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已有研究发现目前大部分未成年人的社会交往已经从线下转为线上，由于未成年人能够感知到两种环境的差异，其在线上进行的自我表达程度、方式等必然有所不同。^[1]因此我们需要深入了解在线传播中的哪些因素会影响未成年人的自我表达。

本次针对北京市未成年人社交媒体使用和自我表达的调查共收集了660份有效问卷，其中46%被调查者是男性，54%是女性；33.6%居住在北京城区，32.9%居住在县区，33.5%居住在乡镇；33.5%是小学生，33.9%是初中生，32.6%是高中生。

一、北京市未成年人常用的社交软件与全国调查有差异

本次调查发现如图1所示，未成年人最常用的社交软件/平台是微信，占54.8%，其次是QQ，占36.1%，两者合计占90.9%，微博、个人空间、论坛/贴吧占比较少。而根据企鹅智酷发布的《用数据读懂95后》年度报告显示，青少年最常使用的社交软件是QQ，与本次调查中微信用户占大多数的结果有不同，表明北京市未成年人社交软件的使用与全国有着明显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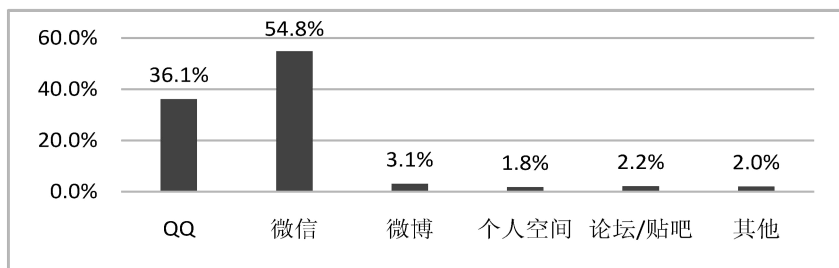


图1 北京市未成年人常用的社交软件

(一) 从影响社交软件/平台的使用的个人因素来看

性别因素影响社交软件/平台的使用,两者间存在着统计学意义上的关联 ($\chi^2 = 17.349$, $df = 5$, $sig = 0.004$)。女性使用QQ和微信的比例略高于男性(女性91.73%,男性89.8%)。女性使用微信的比例(60.68%)明显高于男性(47.62%),而男性使用QQ的比例(42.18%)明显高于女性(31.05%)。

是否为独生子女与社交软件/平台的使用存在着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chi^2 = 18.950$, $df = 5$, $sig = 0.002$)。独生子女使用微信和QQ的比例(90.6%)低于非独生子女(91.49%),且独生子女使用QQ的比例(32.05%)明显低于非独生子女(43.40%),独生子女使用微信的比例(58.55%)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48.09%)。

学习成绩与未成年人社交软件/平台的使用存在着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chi^2 = 32.149$, $df = 15$, $sig = 0.006$)。优等生使用微信和QQ的比例(92.65%)高于中等生(91.46%)和成绩较差的学生(88.89%)。优等生使用微信的比例(62.71%)明显高于其他学生。这说明,未成年人使用微信和QQ等社交软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习成绩。

对以上数据分析显示未成年人中使用社交软件的女性比例高于男性,非独生子女的高于独生子女,成绩好的高于成绩差的。这说明在利用社交软件进行自我表达和社会交往中,女性的主动性高于男性,非独生子女高于独生子女,成绩相对好的学生主动性高于成绩差的。因此我们要加强对男性、非独生子女、成绩差的未成年人自我表达的主动性引导和教育。

(二) 从影响未成年人使用社交软件的社会因素来看

城市等级与社交软件/平台的使用存在着统计学意义上的关联 ($\chi^2 = 112.588$, $df = 10$, $sig = 0.000$)。相较于省会城市(QQ37.10%,微信52.04%)和县区的未成年人(QQ12.04%,微信77.31%),乡镇的未成年人(QQ59.35%,微信35.05%)更多使用QQ,较少使用微信。而县区未成年人则更多使用微信(77.31%)。

学校分类与社交软件/平台的使用存在着统计学意义上的关联 ($\chi^2 = 111.828$, $df = 10$, $sig = 0.000$)。相比于小学生(QQ13.64%,微信77.73%),初中生(QQ52.91%,微信41.70%)、高中生(QQ41.83%,微信44.71%)较多使用QQ,较少使用微信。而小学生使用微信的比例却远远高于初中、高中生。另外,高中生使用微博较多(6.73%),而小学生更喜欢使用个人空间(4.55%)。

父母教育程度与社交软件/平台的使用存在着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父亲: $\chi^2 = 95.186$, $df = 25$, $sig = 0.000$;母亲: $\chi^2 = 102.496$, $df = 25$, $sig = 0.000$)。经过数据分析父母的学历为小学、初中、高中/职高/中专的未成年人使用微信和QQ的比例在88%以上,父母学历为大学/大专、研究生的未成年人使用微信和QQ的比例在85%左右。这反映了父母为高学历的未成年人接触的社交软件更多,其选择更多样化。

未成年人与父母的情感交流情况显著影响着他们对社交软件的使用 ($\chi^2 = 67.236$, $df = 25$, $sig = 0.000$)。未成年人与父母感情好使用微信和QQ的比例稳定在91%左右,而与父母感情不好的未成年人使用微信和QQ的比例达到100%。这意味着,与父母的沟通状况影响着未成年人社交软件的使用。

父母应该通过社交软件多与孩子沟通交流，而不仅仅只是现实生活中的训斥与苛责。

数据分析显示城乡之间、小初高在社交软件的使用上都存在差异，这可能是由于社会条件差异或者是未成年人身心的阶段性发展导致的。同时家长因素的影响也有差异，教育程度高的家长以及与家长情感交流状况好的孩子其社交软件平台使用比例就高，因此要让家长认识到“自我表达在形成和维持社会关系中至关重要，其次也在青少年的个性发展中有重要的作用，再者自我表达也影响青少年的自尊和幸福感”。^[2]家长要鼓励学生正确使用社交软件进行社会交往，用社交软件来与孩子交流是促进未成年人社会化进程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

二、北京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行为习惯

经过数据统计，发现超过 45% 的未成年人在使用社交媒体时一般是几天更新一次状态；三分之一的未成年人只关注别人，自己不发状态；每天都发很多状态且每天更新一次自己的状态的未成年人比例均低于 10%，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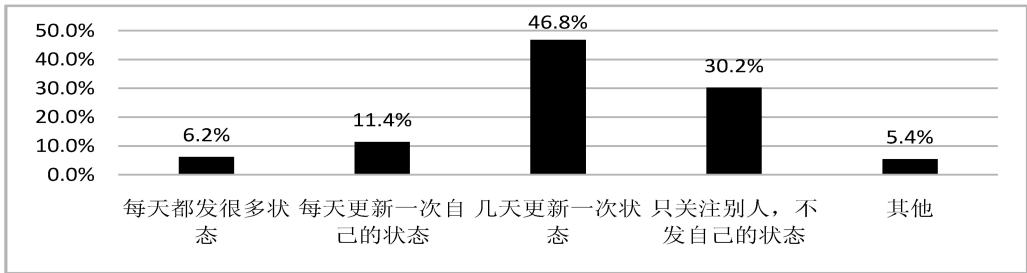


图 2 未成年人上网类型

（一）从影响未成年人上网类型的个人因素来看

性别因素与未成年人上网类型之间存在着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chi^2 = 15.935$ ， $df = 4$ ， $sig = 0.003$ ）。男性未成年人每天都发很多状态的占 8.59%、每天更新一次自己状态的 12.71%、只关注别人不发自己状态的比例达 33.68%，高于女性未成年人（比例依次为 3.99%、10.26%、27.64%）；53.28% 的女性未成年人则是几天更新一次状态，高于男性的 38.83%。

家庭所在地与他们上网类型之间存在着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chi^2 = 22.146$ ， $df = 8$ ， $sig = 0.005$ ）。城市未成年人选择每天都发很多状态（7.89%）、几天更新一次状态（47.85%）的比例高于其他未成年人，乡镇未成年人选择每天更新一次自己的状态（21.54%）的较多，乡村未成年人选择只关注别人，不发自己的状态（39.49%）的较多。这反映了乡村未成年人更少进行自我表达，而城市未成年人自我表达行为较多。

（二）从影响未成年人上网类型的社会因素来看

母亲平时用电脑或上网频率与未成年人上网类型的选择之间存在着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chi^2 = 27.178$ ， $df = 16$ ， $sig = 0.040$ ）。母亲随时用电脑的未成年人选择每天都发很多状态的比例较高（13.39%），而其他未成年人则更多选择几天更新一次状态。这可能是因为较多使用电脑的母亲较少顾及孩子的心理状态，因而未成年人转而在网上倾诉自己的心事。

与父母的情感交流状况与上网类型的选择之间存在着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chi^2 = 49.962$ ， $df = 20$ ， $sig = 0.000$ ）。总体来讲，与父母的情感交流状况越好的未成年人，在社交软件上发布自己状态的比例越低，反之则越高。这说明，与父母情感交流状况不好的未成年人更倾向于在社交软件上频繁发布自己的状态。父母应多关心自己的子女，多与他们进行交谈，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利于未成年人吐露自己的心声，为他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法和途径。

三、北京未成年人使用社交软件自我展示的主要偏好

（一）展示兴趣爱好，发布即时感想

图3展示的是未成年人在社交软件上发布自己相关信息的总体情况。未成年人乐于展示自己的兴趣爱好(21.5%)、即时的心情感想(19.7%),对自己遇到的感情状况(3.7%)很少在社交软件上发布。值得注意的是,有14.6%的未成年人在社交软件上选择什么也不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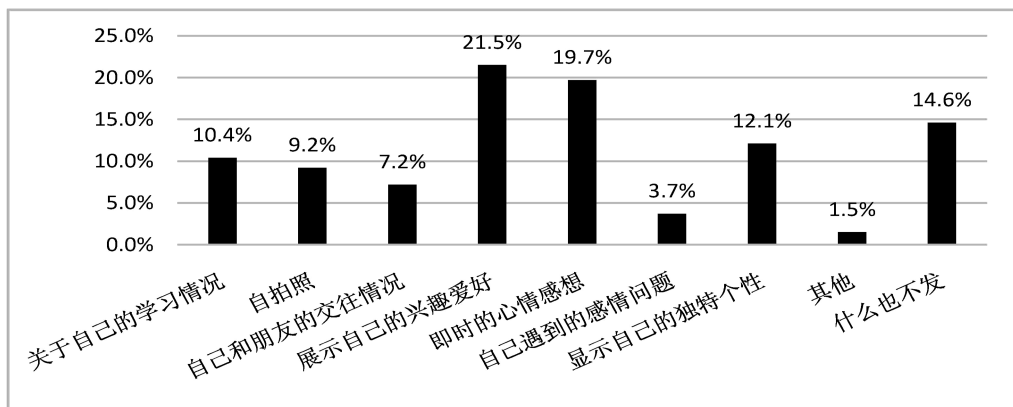


图3 未成年人在社交软件上发表的信息

从个人因素来看,性别因素影响着未成年人在社交软件上发布自己相关的信息。与男性相比,女性未成年人更喜欢在社交软件上发布自己的自拍照(10.41%)、展示自己的兴趣爱好(16.29%)、即时的心情感想(12.52%);男性未成年人选择什么也不发的比例(18.45%)高于女性未成年人。这反映了女性更愿意在网上维持自己的外在和内在形象,而男性的自我表达程度相对较低。同时,将未成年人在社交软件上发布频率最高的两项(展示自己的兴趣爱好、即时的心情感想)分别与人口统计学变量制作交叉表,检验两者之间的关联程度。性别因素与展示自己的兴趣爱好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chi^2=1.659$, $df=1$, $sig=0.198$),但是与发布即时心情感想存在着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chi^2=14.257$, $df=1$, $sig=0.000$)。超过70%的男性未成年人不在社交软件上发布即时的心情感想,超过42%的女性未成年人更喜欢在社交软件上发布自己的心情感想。

从社会因素来看,学校等级与展示自己的兴趣爱好($\chi^2=2.992$, $df=2$, $sig=0.224$)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与发布即时的心情感想($\chi^2=39.080$, $df=2$, $sig=0.000$)间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初中生(44.39%)、高中生(44.44%)比小学生(19.55%)更喜欢发布自己的心情感想,且年级越高的未成年人越喜欢在社交软件上发布自己的心情感想。这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未成年人的心情感想渐趋复杂,需要宣泄。调查提示老师和家长应该注意未成年人在社交软件上发布的心情感想,而不仅仅只关注孩子的身体变化和面部表情。同时,学习成绩与展示自己的兴趣爱好($\chi^2=7.138$, $df=3$, $sig=0.068$)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与发布即时的心情感想($\chi^2=7.860$, $df=3$, $sig=0.049$)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随着成绩的提升,选择发布即时的心情感想的比例也增高(优等生40.11%、中等生37.47%、差等生25.00%)。这可能是因为成绩优等的学生更关注自我的心情变化且更愿意进行自我表达。

除此之外,城市等级与展示自己的兴趣爱好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chi^2=9.352$, $df=2$, $sig=0.009$),与发布即时的心情感想之间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chi^2=2.153$, $df=2$, $sig=0.341$)。乡镇未成年人更不愿在社交软件上展示自己的兴趣爱好,而省会城市、县区未成年人则相对更愿意展示兴趣爱好。这反映了省会城市未成年人更具开放性。

(二) 公布最多的个人隐私是性别、年龄

对于“在社交软件上,公布了自己的哪些信息”等问题的回答,如图4所示,26.7%的未成年人选择了性别,16.9%选择了年龄,15.5%选择了QQ/微信号,12.3%选择了姓名,2.6%选择电子邮箱。调查显示,较多的未成年人选择公布自己的姓名、微信号、照片、手机号等隐私,这些资料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会给未成年人带来一定的麻烦。对此,家长和老师应对学生进行网络素养教育,时刻提

醒他们不要輕易在网络空间上大幅度披露自己的隐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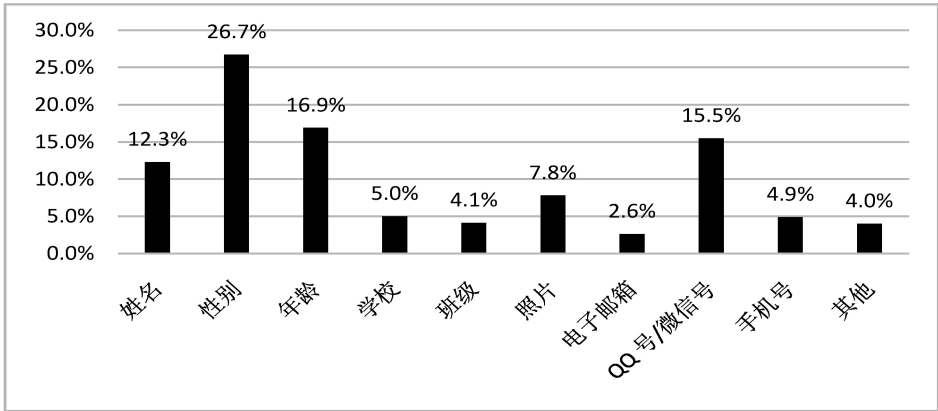


图 4 未成年人在社交软件上公布的信息

将未成年人在社交软件上公布比例最高的两项信息（性别、年龄）与人口统计学变量做列联表独立性检验。经过统计分析，发现未成年人在社交软件上公布性别、年龄与未成年人的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未成年人公布性别 & 性别： $\chi^2=0.530$ ， $df=1$ ， $sig=0.467$ ；未成年人公布性别 & 是否为独生子女： $\chi^2=0.123$ ， $df=1$ ， $sig=0.726$ ；未成年人公布年龄 & 性别： $\chi^2=0.123$ ， $df=1$ ， $sig=0.726$ ；未成年人公布年龄 & 是否为独生子女： $\chi^2=0.547$ ， $df=1$ ， $sig=0.460$ ）。这说明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告知社会这两类信息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已经不存在任何威胁，且他们对此也形成了共识。

具体来说，从个人因素看，学习成绩与公布自己的年龄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chi^2=13.394$ ， $df=3$ ， $sig=0.004$ ），与公布自己的性别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chi^2=7.439$ ， $df=3$ ， $sig=0.059$ ）。学习成绩中等和优等的未成年人不愿公布自己的年龄，比例分别为 61.06% 和 60.80%，而成绩差等生更愿意公布自己的年龄，比例为 58.75%。寄宿/走读与公布自己的性别（ $\chi^2=0.332$ ， $df=1$ ， $sig=0.567$ ）、年龄（ $\chi^2=1.124$ ， $df=1$ ， $sig=0.289$ ）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这说明寄宿或走读不影响未成年人公布性别或年龄，即两者都倾向于不公开且差距不大。

从社会因素看，城市等级与公布性别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chi^2=2.089$ ， $df=2$ ， $sig=0.352$ ），与公布年龄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chi^2=11.874$ ， $df=2$ ， $sig=0.003$ ）。与生活在县区的未成年人相比，生活在省会城市、乡镇的未成年人更愿意在社交软件上公布自己的年龄。学校分类与未成年人在社交软件上公布自己的性别（ $\chi^2=12.001$ ， $df=2$ ， $sig=0.002$ ）、年龄（ $\chi^2=13.445$ ， $df=2$ ， $sig=0.001$ ）均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总体来讲，随着未成年人学校等级的提升，学校等级越高的未成年人在社交软件上披露自己性别、年龄的比例也越高，但是公布性别比例远远大于公布年龄的比例。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未成年人自我表达的欲望越来越强并且相对掌握了网络社交的技巧，因而在网络上安全感更高，表达的程度也就越高。另外，未成年人和谁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与公布自己的性别（ $\chi^2=3.802$ ， $df=4$ ， $sig=0.433$ ）、年龄（ $\chi^2=4.480$ ， $df=4$ ， $sig=0.345$ ）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相关。这是由于回答该问卷的未成年人多是跟父母同住，较少与其他人住，因而在数据上未能体现明显差异。

四、北京未成年人排遣烦恼的主要交流方式

在烦恼时的交流方式一题中有 32.5% 的人选择了自己在心里想，21.4% 的选择在现实中向好朋友诉说，21.4% 的选择在现实中向父母诉说，10.7% 的选择写日记，仅有 6.7% 的人选择在网络中向好朋友诉说和 3.9% 的选择在网上发个帖子/心情，另有 0.8% 的人选择在网络中向陌生人诉说，如图 5 所示。这说明了未成年人有心事更倾向于与现实生活中的人交流，而不是在网上交流。同时选择自己在心里

想的比例最高，表明许多未成年人不愿意与人分享自己的烦恼，这可能会造成未成年人的孤独感，甚至会导致未成年人更多的心理压力和负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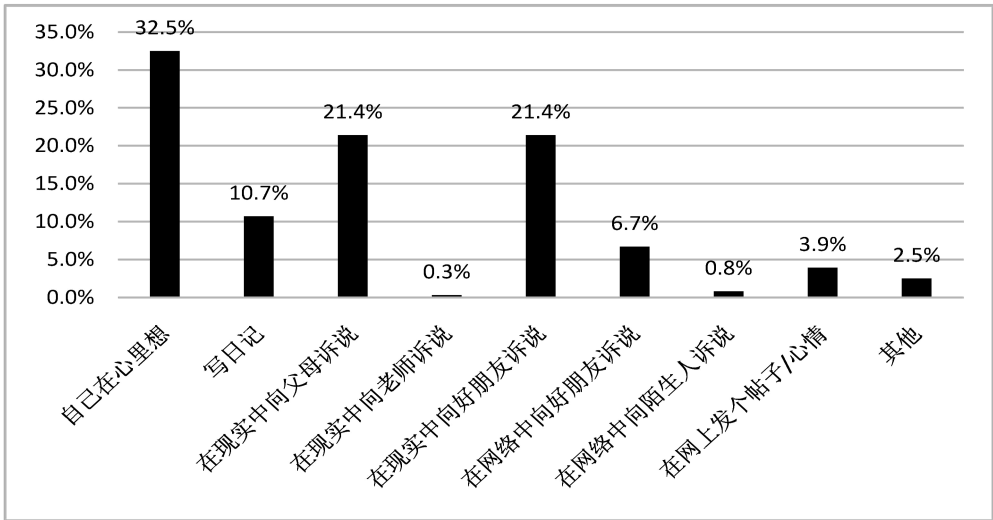


图5 未成年人遇到烦恼的交流方式

从个人因素来看，性别因素与烦恼时的交流方式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chi^2=22.174$ ， $df=8$ ， $sig=0.005$ ），男性回答自己在心里想的比例较高（36.30%），女性回答在现实中向好朋友诉说（25.57%）、写日记（11.78%）、在现实中向父母诉说（22.99%）等的比例较高，这反映了男性更不善于与人面对面交流，而女性更倾向于与关系亲密的人分享自己的烦恼。这可能与男性的社会期待——坚韧顽强有关，女性则更多地与他人建立联系。

是否是单亲家庭与烦恼时的交流方式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chi^2=16.261$ ， $df=8$ ， $sig=0.039$ ），单亲家庭的未成年人更倾向于自己在心里想（40.38%）和在网络上向陌生人诉说（3.85%），非单亲家庭的未成年人在现实中则更多地是向父母诉说（22.56%）和向好朋友诉说（21.89%），这反映了单亲家庭的孩子更孤独且更愿意自己消化烦恼，向陌生人诉说烦恼则体现他们的孤独感，非单亲家庭的孩子则愿意与人分享烦恼。寄宿或走读与烦恼时的交流方式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chi^2=15.860$ ， $df=8$ ， $sig=0.044$ ），寄宿学生选择在现实中向好朋友诉说（38.46%）、在网上发个帖子/心情（5.77%）的比例更高，走读学生选择在现实中向父母诉说的比例更高（22.47%），这可能是由于寄宿学生较多与同龄人交往且没有父母在身边，而走读学生更多与父母接触并将他们作为寻找情感认同的对象。

从社会因素来看，与父母情感交流与烦恼时的交流方式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chi^2=86.500$ ， $df=40$ ， $sig=0.000$ ），与父母情感很好的未成年人更倾向于在现实中向父母诉说（29.73%），相反与父母情感很不好或一般的未成年人则较少选择向父母诉说（4.05%），而是更多选择自己在心里想（41.89%），这反映了与父母的情感交流能很好预测未成年人面对烦恼时是选择与身边关系亲密的人交流还是在网上发帖子，而与父母感情好的未成年人更能建立良好的亲密关系，并从关系中获得支持，因而他们更倾向于与身边的人交流。对于与父母情感交流不好的未成年人，教育者要注重疏解他们的烦恼，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或促进其家庭内部的交流。

学校分类与烦恼时的交流方式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chi^2=71.178$ ， $df=16$ ， $sig=0.000$ ），小学未成年人回答在现实中向父母诉说（35.00%）和写日记（16.36%）的比例更高，而随着年龄增长，该比例明显下降而自己在心里想（小学22.73%，初中36.77%，高中38.42%）和在现实中向好朋友诉说（小学15.45%、初中22.42%、高中26.60%）的比例明显增高，这说明在小学时期未成年人更多地依赖自己的父母，而初中和高中时则更多地依赖自我反省和同伴关系，这反映了未成年人寻求情

感支持途径的变化。因而在小学时期要更注重家庭教育，初中和高中则要注重同伴教育。学习成绩与烦恼时的交流方式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chi^2 = 43.282$, $df = 15$, $sig = 0.009$)，优等生更倾向于在现实中向父母诉说 (28.25%) 和在现实中向老师诉说 (0.56%)，中等生中选择在现实中向好朋友诉说的比例 (23.33%) 高于其他学生，差等生则更多选择自己在心里想 (46.84%)，这说明优等生通常与长辈有良好的关系并能获得支持，差等生却更愿意自己解决烦恼。

总之，遇到烦恼时，未成年人更多选择自己在心里想，表明他们有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根据上述分析，能预测未成年人是否向他人倾诉的变量可能是与他人关系亲密度或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因而不擅长交友的男性、单亲家庭的孩子、走读生、差等生、与父母情感交流不好的未成年人在选择自己在心里想的比例要高于其他未成年人。同时掌握了他们与同伴、父母、老师的关系亲密度，能有效预测未成年人在有烦恼时会向谁诉说，如优等生更愿意向老师和父母诉说。

五、结 语

综合上述研究可见，未成年人对互联网自我表达的诉求趋于保守，虽然其在网络上自我表达的内容是积极正面的，较少表达自己的烦恼且多数未成年人更愿意自己面对烦恼，这是选择性自我表达的具体体现。^[3]这可能是因为未成年人认为积极向上的形象更容易获得社会认同，所以他们在网络上的表达是有选择的，即倾向于表达积极情绪而隐瞒消极情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未成年人在生活中的烦恼少，尤其是那些在现实中亲密交往较少的未成年人，他们遇到烦恼时很难在现实中获得慰藉。而当生活中的失败事件和挫折感越积越多时，必然会改变未成年人对世界的看法，甚至可能导致其越轨行为。因此，我们不应将未成年人网络上的自我表达，当作他们的真实生活，而应深入关切其成长过程及其喜怒哀乐。如父母应多关心孩子的学习及生活，学校可定时对未成年人进行心理测评和疏导，社交网站上要为未成年人提供更多表达和疏解负面情绪的平台。

在探讨青少年社交媒体的使用对青少年带来的影响时，有学者认为“大众传媒的使用者在体验媒体时并不是作为一个单个的人，而是作为社会的成员之一，是社会文化的参与者”，^[4]通过网络进行社会交往、自我表达是他们参与社会的一种形式，已经成为了整个社会的一种流行文化，所以青少年社交媒体的使用是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因此我们要关注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对青少年发展带来的影响。马尔库塞认为造成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单向度”的原因是技术力量的操纵和控制，以及由此形成的新型的极权社会。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已取得合法的地位，并且“科学的一技术的合理性和操纵一起被焊接成一种新型的控制形式”，^[5]“在绝对优势的效率和日益增长的生活水准这双重的基础上，依靠技术，而不是依靠恐怖来征服离心的社会力量。”^{[5](68)}从表面上看由于有了这些新媒体，青少年有了更多的机会了解和获取各方面的信息、接受全方位的教育和影响，但实际上由于新媒体的特点及人的社会属性使得青少年很早就陷入到某个虚拟群体当中，他们更多地是接受来自自己所属群体的影响，也就是说青少年认识、理解世界的面会越来越窄，他们成为了满足于自己小群体交往环境的“单向度的人”，我们分析研究青少年的媒介使用特点，就是为了避免他们成为单向度的人，引导他们成为多向度、有理性的社会人。

参考文献：

- [1] 董艳春. 未成年人互联网自我表达和社会参与状况调查研究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7 (01).
- [2] 彭洋洋, 钱乐琼. 小学生自我表达的发展特点研究 [J]. 湘南学院学报, 2016, 37 (04).
- [3] 曹文, 陈红, 高笑, Todd Jackson. 选择、自我表达与选择扩散效应 [J]. 心理学报, 2009, 41 (08).
- [4] 高崇. 冲突视角下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中学生自我表达 [J]. 当代教育科学, 2015 (10).
- [5] 李永健. 单向度视野下媒介对青少年影响的实证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68.